

法国汉学家白乐桑： 汉语正在成为国际性语言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语言文化论坛上，白乐桑引用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我的语言所及之界便是我眼界所达之境”来阐述自己对语言的理解。

图为白乐桑现场发言。

北京语言大学供图

1973年5月，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的法国青年白乐桑即将本科毕业，却打算“放弃中文”，因为“中文专业在法国很难找到工作”。就在这时，白乐桑收到了一条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消息——可以到法国外交部领取赴中国进修的申请表。填表几个星期后，他收到通知，成为赴中国进修的30名学生之一。

同年11月，23岁的白乐桑抵达中国，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后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飞机降落前几秒钟，我终于通过舷窗向中国瞥去第一眼……”这也是白乐桑第一次见到中国。

时隔45年，已是欧洲汉语教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的白乐桑正在北京连续参加几场学术会议。“到现在，我到过中国几百次了。”白乐桑说。

从“你在开玩笑吧”到“当然了”

白乐桑和汉语的缘分始于1969年。家中五兄妹，只有排行老二的白乐桑选择学汉语。家人开始对他学汉语不以为然，后来发现他竟坚持学了下来。“没有反对，只是有点担心找不到工作”。但周围的朋友听说他在学汉语的第一反应是“你在开玩笑吧？难以想象”。确认他果真在学，感到好奇。“我写汉字给他们看，也想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白乐桑说。

“那时候，感觉到中国就像去月球一样，学中文就像在学月球语言一样。”白乐桑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当时学中文的情形。

如今在法国，朋友听到他的工作跟中文有关，会说“当然了”。更大的改变是在法国民众的心中，汉语被家长看做可以为孩子选择的语言之一。“之前，我们会说汉语是走向汉学的一把金钥匙，现在汉语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有着天壤之别。”白乐桑说。

数据显示，2016年法国有150余所大学、7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其中，约5.2万名中小学生在学汉语，是2004年的好多倍。

多年后，白乐桑回头看自己当年学汉语的选择，认为跟个人特征有关——喜欢挑战、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当时虽然没有学习目标，但有内在动因——希望学远距离语言和了解远距离文化。”

不赞同用“热”来描述汉语

提到如今汉语在全球的发展，常有人问白乐桑：“您怎么看待‘汉语热’？”白乐桑很认真地反驳：“我不太喜欢用‘热’来描述汉语，我觉得说汉语正在成为国际性语言更为恰当。”

在他看来，“热”对应的是“凉”。“在我眼

中，汉语从没有‘凉’过，法国的汉语教育历史悠久。如今在法国，汉语更是和英语、西班牙语并列的第二外语之一。虽然学习汉语的人数规模还比不上学习英语和西班牙语，但值得关注的是，在法国学汉语的人数增长最快，而且已经延续了20多年，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学习人数的增长像起飞一样。”白乐桑说。

白乐桑曾将镜头对准巴黎某座火车站，照片中，这座火车站的中国游客并不多。但铁路公司的广告用三种语言标示，其中就有汉语。“这是为中国游客看的吗？并不能这么说，因为中国游客不多。由此，也可见汉语在法国的发展。”

在白乐桑看来，“在某些地区，汉语已经获得了别的语言没有的地位”。虽然在学界目前对什么是“国际性语言”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我们可以说，在有些地区，汉语已经成为国际性语言；在有些地区，汉语正在成为国际性语言。”

提到汉语有如今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是首要背景。白乐桑补充道：“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也为汉语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在我刚到北京读书时，每周往返巴黎和北京间的航班非常少。如今，每天往返北京和巴黎之间的航班已非常多。这么快的人口流动，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

语言不只是交流工具

白乐桑和汉语的缘分被他称为“语言的奇妙所在”，“到中国我没感觉是在出国，到一些欧洲国家反倒感觉是在出国”。

在学汉语的过程中，白乐桑学过文言文、诗歌、中国哲学等。他既喜欢中国的古典作品和唐诗宋词，也喜欢老舍、鲁迅等作家的作品，还喜欢老庄。“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我曾经系统地研究和翻译过。当时我教学生《孔乙己》片段，到现在有的学生还会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白乐桑还曾尝试将成语词典译成法文，因为“成语用非常浓缩的形式来表达一定的意义，这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些和汉语联系紧密的中华文化，都给白乐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语言和文化是一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如果你学习一门外语达到一定水平，会改变自己。”

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语言文化论坛上，白乐桑引用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我的语言所及之界便是我眼界所达之境”来阐述自己对语言的理解。

他认为，语言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与特定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民族社会等密不可分。

“语言不只是交流工具。”采访结束，白乐桑又向记者强调道。

“汉字是他的诗和远方”

常耀华

2015年10月24日，白乐桑先生率法国学区汉语督学们到访北京。白乐桑的粉丝们闻讯聚在一起，一为白老师及其伙伴们饯行，一为庆祝白老师荣退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

人走茶凉，乃世情常态。然而，这群人完全不理会上台台下，场面热烈感人。我写了八个字送给白老师，其中四字是“追月逐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能够代表在场者的心声，起码我自己真诚地这么想。

大凡对白先生略有了解的人，都不难明白“追月逐梦”四字的出典。上世纪70年代，遥远的中国对法国人来说，十分陌生，如果说谁学汉语，周围的人都会认为你是在开玩笑。在白老师心里，汉语简直就是“月球语言”，在当时的法国，若从找工作的角度看，学汉语就业价值等于零，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学汉语。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学汉语？是汉字。他在中国讲演，最常说的话就是“如果没有汉字，我不会来到这里”。

白乐桑对汉字有一种情怀，我们俩在一起，三句话不离汉字，他似乎专为汉字而生，汉字汉语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对汉字具有独特的敏感性，他虽是鼎鼎有名的学界大腕，却没有半点儿名人的架子。前些天，我们请他到一家面馆吃面，老先生孩子般地惊叫起来，“快看！这里有字。”果然，饭碗里面尽字出，甲骨文、石鼓文风格的4个“福”露出真容。

汉字简直就是他的新娘，他总也欣赏不够。白老师的朋友遍天下，朋友互赠礼品本是常事儿，他所收到的礼品不知凡几，可他最珍贵的是我赠送他的赵孟頫书法领带，特别隆重的场合他才肯戴。

白老师宅心仁厚，其言蔼蔼如也，与他相处，非常舒服。他为人坦诚、谦和、善解人意，交流零障碍。你从来不会觉得他是外国人。

从来没有见他发脾气。我曾有幸列席他们的法国汉语教学协会常务理事会议，理事们畅所欲言，发言完了也就结束了。我颇为纳闷，怎么没有他这位会长一锤定音的环节。

谦逊，是白老师的又一个特点。中国学术界介绍他时，常说他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他跟我说：“我哪里是汉学家？汪德迈先生才是。”在他眼里，汉学家很神圣，汉学家应该是学贯中西，什么都懂。虽然他的知名度不在汪老之下，可他在汪老面前避言危行，恂恂如也，从内到外都透着敬重。也是因为他的原因，我才得以拜识汪先生，感谢白老师。

从中学教师到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老师的故事非一篇小文能够说得清楚。他创建法国汉语教学协会、创建欧洲汉语教学协会、创建巴黎汉字节协会，总有人追随。做事儿不为名，不为利，为汉字，无怨无悔，汉字就是他的诗和远方。

敬爱的白乐桑先生，祝福您！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巴黎汉字节协会副主席）



在北京的好友自发组织白乐桑先生荣退会。

常耀华供图

感恩父母

贝贝（15岁）

在今年的感恩节里，我想深深地感谢我的养父母！

亲爱的妈妈，虽然我每天都会做错事，但是您却一直爱我、照顾我。当您生病的时候，我想试着去帮助您，让您尽快地好起来，但是您总是表现得非常坚强；当您应该休息的时候，您却还在工作和做家务。

妈妈，您就像天边的彩虹！从遥远的地方就能让我看到您明亮的光芒，您总是让事情变得美好。爸爸每次夸奖您的力量、美丽、聪明时，我都觉得他说得不错。

妈妈，借感恩节，我也想真诚地对您说一声对不起。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固执。虽然我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女儿，但我想从现在起尽我所能成为您永远引以为荣的女儿。因为，我是那么爱您！

亲爱的爸爸，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您不仅让每个人都能开心，而且还给了我们很多有力的支持。

爸爸，我很感谢您对我严格要求。我现在已是一名10年级的高中生，但每当我做了错事，都是您帮我减速，让我“紧急刹车”，谢谢您！

爸爸，您就像让人尊敬的“狮子王”。您不仅是一名令人尊敬的大学教师，还是出色的心理学家。此外，您还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爸爸，我想“取消”您慢慢变老的“资格”。当我问您有没有增添白发时，我希望答案是“没有”；当我问您的听力是否减弱了？我希望答案也是“没有”。今年是您50岁生日。即使您变老了，您还是我最好的爸爸！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感恩2004年1月10日那天，你们领养了我。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谢谢你们！（寄自美国）

“一带一路”语言文化论坛举行

日前，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语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语言文化论坛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本次大会以“东渐西传、文明互鉴”为主题，邀请了数位中外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共同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与中华文化的传播问题，共同商议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和实践路径等。本次语言文化论坛下设4个平行论坛，分别是“一带一路”语言互通、“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和“一带一路”青年论坛。

（贝语）

北语网院开设远程中文课

播下中华文化的种子

卢伟

“上！”“下！”屏幕这边的印度尼西亚教室里，来自雅加达的几名小学生一边用汉语清楚地重复着，一边高兴地手舞足蹈；而屏幕另一边和学生们一起亲密互动的，则是远在北京的刘老师。每周一次的中国语言与文化课程，不仅给分隔两地的师生带来了欢声笑语，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中华文化的种子。

“孩子们对课程非常感兴趣，在摄像头前表现得很活跃，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愿意开口说汉语，更小一点的孩子还在地毯上爬来爬去。”有多年成人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王老师笑着说，“这与成人汉语教学很不一样，对授课老师的课堂组织管理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上了几节课之后，孩子们慢慢适应了在线学习，开始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老师对课堂的掌控也更加自如。”

近年来，随着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和友好交流逐步深化，汉语作为当地民众学习的第二语言，越来越被重视。越来越多的学校与机构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国教育机构在汉语教学方面的合作。

今年5月，印度尼西亚天宝教育集团与北京语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就汉语

国际教育方面的合作达成共识。8月，双方率先在远程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开展实质合作，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简称“北语网院”）以远程教学的方式为天宝教育集团所属天宝学院小学生提供中国文化与语言课程（“CCL课程”）。对于重视汉语学习的印尼学生家庭来说，这门课程既是对学校学习的补充，又打开了学生了解当代中国的窗口；对于印尼的华人家庭来说，这无疑成为其进行文化溯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据介绍，中国文化与语言课程教学中融合了双师课堂、在线实时互动等多种元素，让在线汉语教学不再是简单的人机交互，而是向着师生和生生实时交流、多元互动的方向发展。

“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我们致力于搭建稳定的、多功能的网络学习平台。平台的稳定性对在线学习体验有着巨大的影响。目前，我们使用‘网上北语’教学平台可以在跨系统、跨终端和跨境网络环境复杂的状态下为学生提供稳定的、更加多元化的人机和人人互动手段。”北语网院李伟院长表示，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学习在全球的普及，北语网院将逐步推出更多的面向细分市场的汉语学习产品。



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远程教学场景。

北语网院供图

据李伟介绍，2009年，北语网院在网络课件教学的基础上，使用视频会议系统开展实时在线汉语教学，逐步探索形成了具有北语特色的远程交互式汉语教学模式。据不完全统计，在“网上北语”教学平台的学习者累计已达6000多人，分布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